

我的母亲

□ 清河

“这是你儿子啊，跟你长得真像！”

每当有人说这句话，母亲就会笑得特别灿烂，好像世上没有什么比这更能令她快乐；而我的内心深处，却充斥着不满和抗拒。我从小就一直觉得母亲又矮又胖，走起路来外八字，像一只摇摇晃晃的企鹅，长大之后更是觉得母亲整天唠叨个没完。所以，说我跟母亲长得像，在我看来是在变相地骂我丑。我想，我对母亲说过最多的话是：离我远点，你别啰嗦，别烦我！

都说“馋猫馋猫”，可母亲是个“馋鼠”。据说属老鼠的人“嘴不能停”，所以母亲特别贪吃，经常看到美食就走不动路、闻到香味就马上流口水，接着就是囫囵吞枣，至于吃的是什么、滋味怎么样，一问三不知。于是，我跟父亲总是嘲笑她，你是猪八戒吃人参果吧！母亲则气呼呼地骂道：“你娶猪八戒，你是啥？还有你，你是猪八戒的儿子！”我只好拍着脑袋问：“哎呀，那我到底是‘老鼠儿子’还是小猪仔啊？”

母亲做事跟吃东西一样，不分先后、不讲次序，所以总是“成事不足败事有余”。她总是煮饭忘记开电饭煲、炒菜忘记放盐、拖着地突然想起来

还没扫地、衣服晾干了才发现还没漂洗。于是，我和父亲只好自己做饭，她则一边“吧唧”着嘴一边规划下一顿吃什么、再买点什么零食；我们自己的衣服自己洗，不然就得穿着没漂干净的衣服浑身过敏。

但是，母亲有“强迫症”。就算我和父亲已经把所有的家务做完，她还是要重新收拾一遍。然后，当我找不到我的衣服、鞋子和各种常用的东西时，她就会告诉我：“噢哟，我也忘记放到哪里了。”还没等我“质问”她，她就马上“委屈”地冲我吼：“你这么大一个人，自己的东西不会自己找吗？家里就这么大地方，还能放到哪里去！”当我终于找到我特意放在某个位置的宝贝，跟她说下次能不能不要乱碰我的东西时，她又冲我吼：“你还是我生的呢！你的什么东西我不能碰？帮你收拾还没好报！”

这些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场景反复出现，让我变得“麻木”。现在，就算我满腔怒火，也会努力克制，就算气得恨不得咬碎牙，也不敢再讲些伤人的话。因为，母亲永远只有一个。

大约十年前，母亲得了胆囊炎，最后动手术切除了整个胆。当时，她的病情复杂且严

重，手术时大出血，我和父亲就一直在手术室门口守着，刚坐下就站起来，刚站着就坐下，然后又起身来来回回走，不知道走了多久。好在最后手术成功了，而一向乐观镇静的父亲，在医院不眠不休寸步不离地照顾母亲，几天时间就从中年到了老年。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冬天的夜晚，我独自坐在医院门口的台阶上看漫天飞雪；我永远不会忘记父亲在母亲的病床前低声地对我说，你知道吗，你妈妈差点就没了。

后来，母亲身体恢复出了院，又变得跟以前一样活蹦乱跳，爱吃、唠叨、不靠谱。她开始学着玩智能手机，问我怎么听歌、怎么发红包；开始逼着父亲每天陪她一起跳广场舞，然后跟着舞友到处旅游。于是，我总是看到母亲发的动态，大多是吃喝玩乐、跟父亲“秀恩爱”；当我怀疑自己是不是收废品捡来的时候，想起父亲常说的那句话，她开心就好了，能够吃喝玩乐到处溜达就是好事情。

后来，我跟父亲有了出奇的默契——动不动就在家堆满各种零食，“自己动手，丰衣足食”……

后来，我想到母亲曾跟我说，子不嫌母丑，狗不嫌家贫。

到西太湖边看夕阳

□ 赵洁

初春时节，花香细嗅，万物萌生。尽管还有一点儿清冷，却拦不住我想去西太湖边看夕阳的心。抵达湖边的时候，汹涌的金色正浸染着湖水，让人仿佛一下子进入了油画般的“从前慢”的旧时光。

这时候的阳光，有着一种独特的韵味。它不像朝阳。我也曾来看过西太湖的晨光，那是在一个初秋，从太阳出现到光芒耀眼，其实只是一小会儿，很快就是漫天遍野的灿烂和热烈，让人退避三舍。

而夕阳则大不同，它明而不耀，有很浓重的文静气息。起初，它在遥远的天际，与淡淡的云层交相辉映，那浓郁的金色给云朵镶了金边，也布满了湖面，让整个湖水都浸透了金色，甚至把周遭的楼宇也镀上一层辉煌的金箔色。过了不知道多久，我们从天南聊到了海北，湖水中的金色开始慢慢变成橙红；又过了好一会儿，这一抹橙红似乎也淡了、短了；之后，也不知道是哪一个瞬间，它突然就变成了淡红，很快就是淡淡的昏黄；整个天地的光，随着夕阳沉入西边，也都慢慢延伸到了地平线附近，偶尔还能借助建筑物的反射，让我再次看到一丝丝暮色。这时候，夕阳大致是真的落下去了。

就这样看了一次夕阳，看了很久，我发现时间被拉长了。这时间啊，比我们忙忙碌碌

碌的时候过得慢多了，更是带给我们足够多的、强烈的欢欣与抚慰，让浮躁生活中的疲惫梦想又开始氤氲着暖意。

身处繁华都市，在钢筋混凝土的丛林中穿梭腾挪，我们似乎很容易忘记最初设想的生活图景，忘记了我们从何处来又到底想往何处去。一天，一周，一年，在渐渐熟悉的街头，车水马龙的道路上，每个人似乎都在争分夺秒地去上班、下班，都在忙于寻求一个自己期待的机会或者实现一个努力很久的目标。我们追逐着所谓的梦想，却忽略了心中真实所想。迅疾的时代，无暇看路边的风景；浮躁的心灵，还能好好地找个人，一起看一场盛大的夕阳吗？

这西太湖边的夕阳，它是我心灵深处的温馨回响，是我生命意义的深刻体察。它鲜活的生动气韵，悠远的诗意空间，让人不禁慨叹今夕何夕。良辰美景奈何天，赏心悦目谁家院？这样美妙的暮色弥漫，难道不正是烟火人间的绝配？“纵使城墙坚固、宫室宏丽、节物风流、人情和美，迥毗罗卫城，终归是要覆灭的！”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说，爱具体的人，以及具体的生活。

风月无边，然而人生是限量版。有事没事的时候，来西太湖，看看这具体的夕阳远去的背影吧。

那个爱种花的老板

□ 果杏

在我的记忆中，父亲喜欢收藏古玩、煮酒饮茶、莳花种树。他尤其喜欢种花，甚至到了痴狂的地步。

道路两旁苗圃里的花，他都能如数家珍地叫出名字来。我和母亲都打趣他，是个花迷。母亲挽着我的手，笑着说：“当年就是觉得你父亲这么会种花，花在他的照料下开得那么漂亮，肯定是个细心善良的人。”

是啊，父亲种的花，那都是顶顶漂亮，花型美观，馥郁芳香。似乎，这也可以称为一种天赋。家里的阳台上种满了各色的花卉，还有高低不一的盆景，有水培的郁金香、土植的吊兰、嫁接的三角梅……不止这些，角落里还开着清丽小巧的风信子、富贵雍容的月季、典雅清贵的风车茉莉……父亲经常立在这绿墙花幕前翻土、除虫、添肥。家里来拜访的客人，也都对阳台的美景、鲜花大加赞赏。

实际上，父亲是做餐饮

工作的，每天都很忙碌，忙着买菜、忙着颠勺、忙着和食客打交道。就算如此，他还是在饭店门前的空地处，养了几盆鲜花。真乃嗜花如狂！路人和客人都很震惊，在这样烟熏火燎的条件下，还能开出这样映丽娇俏的花！烟火气能和花香共存，真叫人觉得割裂。

花盆里种着的朱顶红迎着晓风摇曳，散发出缠绵的香气。天风流荡，微云掠空，阳光覆在它赤红的花瓣上，黄红参半。父亲的这些花，吸引着熙来攘往人群的目光。总有孩子会驻足，弯下腰，轻嗅一番。或许因为这些花的缘故，饭店里的客流量也增加了近一倍。

父亲爱种花是这条小吃街上出了名的。街上的人谈起父亲，都叫他“那个爱种花的老板”。父亲说平常废弃的鱼肠、蛋壳都是鲜花天然的养料。在二者的滋补下，门前流淌出葳蕤不败的美色和蓬勃的绿意。隔壁的老婆婆也会趁着闲暇时间，向父

亲询问一些关于养花的心得。每当谈起如何种花，他总给人一种自信、丰盈的感觉，值得信赖。

“爱人如养花”。父亲是养花的高手，没有他养不活的花，也没有他养得不漂亮的花。我兀自思索，想来，我们也应当是他精心照料的花朵。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。改变、成长都在那些我不曾留意的、飞逝的岁月里。父亲他在凭心培植，用他满腔的爱意与期许，塑造着我们的人格、眼界和胸怀气魄。

一如母亲所说，我的父亲是个温厚、纯良、细心的人。在这个小家里，他体谅着母亲的不易，为我和幼弟遮风避雨。父亲从未与母亲红过脸，时常给她惊喜。他悉心教导我和幼弟，让我们长大成才，不要辜负光阴。

父亲倾力培下的土，让花开得更加绚丽葱郁，也让我深深地扎根，有勇气去御长风、破万里浪，用赤忱的热爱去追求梦想。



春色归 钱新明